

MAJIN SHIXUAN

玛金

诗 选

责任编辑 曾德方
封面设计 蒋万景

玛 金 诗 选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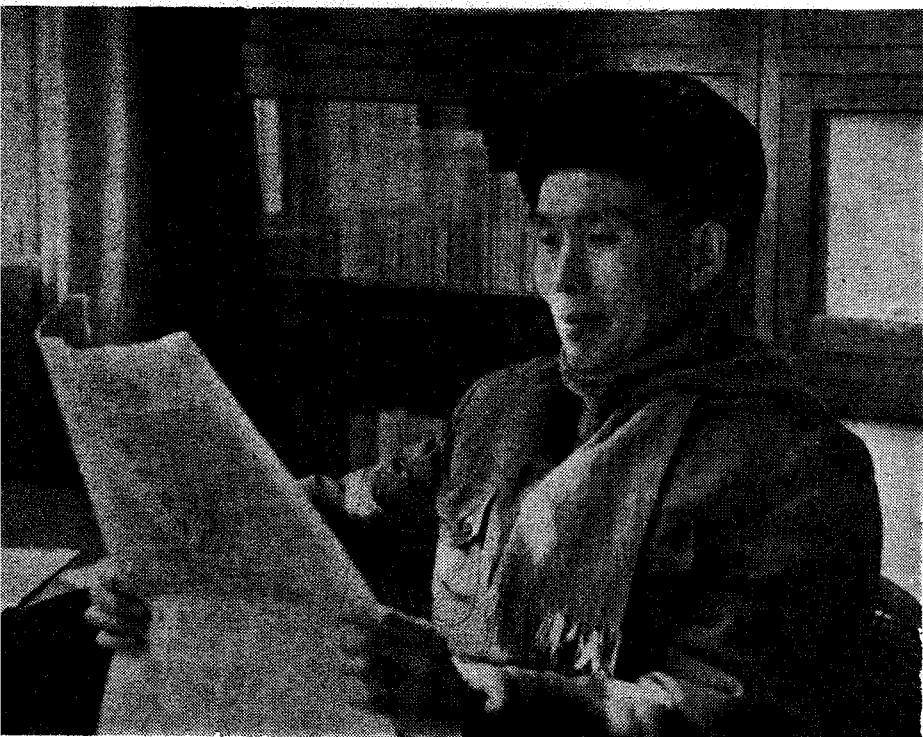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插页：2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统一书号：10102·981 定价：0.55元



玛金，安徽怀远县人，生于1913年。从青少年时代起，即喜爱诗歌，并发表过习作。曾在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学系肄业，后又毕业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

1939年5月，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同年随华北联合大学赴晋察冀边区，先后在联大文艺学院、边区剧协、边区抗联会剧社、冀晋日报、地区党委等单位担任教学、戏剧编导、报刊编辑等工作。全国解放后，先后在天津、北京编辑文学期刊和从事文学教学工作。

自1957年起，为专业作家，出版过诗集《出发集》、《彩壁集》。

目 次

上 辑

风暴，我心灵的音乐！	3
夜行	7
泪	11
笑吧，这一天终于来了！	14
列宁	17
护城堤	18
花岗石	19
学步	20
向日葵和夜风	22
老石工	25
幸福的山	30
桥	33
彩壁	36
从钢铁厂发出的一封信	39
心里充满了春天	41

山·····	42
果园颂·····	44
篙手·····	46
优美的和壮丽的歌·····	48
山乡晚会·····	51
梯田的童话·····	53
杜鹃花·····	55
徽州，我的“故乡”！·····	58
不谢的红花·····	60
梨园小景·····	64
唱给护路的小花草·····	66
“第一船”·····	69
当毛竹林喧响的时候·····	71
周总理啊，我们在学习您的“遗著”·····	73
第一支迎春的歌·····	77
晓雾中的茶花·····	80
飞上群山·····	82
淬火之歌·····	84
要知道他的歌·····	88
神女的雕像·····	89
山地传说(二首)·····	91
不可征服的手·····	91
九王寨之歌·····	92

烈士陵园的玫瑰·····	95
他爱石缝里的花·····	97
春的报到·····	98
站在“排云亭”前·····	101
美丽的山花·····	103
祖国啊，我的纤绳——我的歌！·····	104

下 辑

新安江上吟草(四首)·····	104
祁门杂咏(九首)·····	111
题画诗(三首)·····	116
心上花环(四首)·····	118
书所愿·····	120
川江行吟(二十二首)·····	121
送周丕振同志移居杭州·····	132
题画梅·····	133
旅歙杂咏(九首)·····	134
南行草(十一首)·····	140

上 辑



风暴，我心灵的音乐！

在晋察冀的早晨，
从风暴的摇撼里醒过来，
我已记不清这是多少次了。
风暴，它代替着
红色的明亮的号音。

房子，仿佛是一只
被风浪漂打的船，
仓顶上剥落的泥土
扑击着我的脸颊。
透过那盖满黄尘的窗棂，
我看见
盘旋在天际的巨风，
正驱赶着来自远方的云阵；
我看见风的手
和被它紧紧抓住的
阴云的散发，

顽强而猛烈地角斗着……
大地上的一切都在呼喊，
都在骚动……

而我的心啊，
早已跟着风沙的浪头，
飞奔在晋察冀的
所有的山峰、林顶、
五月的村庄
和麦色青青的山原了。
这棕黄色的尘沙哟，
它搀和着我们的伙伴的鲜血；
而我，正拥抱着它们，
在巡逻祖国的土地……

往日，我也曾
在炮声暂时隐没的时候，
忆起明丽的南方
和它那温柔恬静的夜晚；
但现在，
我不能割舍
这风沙里的山野了。
在晋察冀的早晨，
从风暴的摇撼里醒过来，

我已记不清这是多少次了。
每一次，都让
大地的风炉，
煽起我心灵中的
斗争的火焰，
一次又一次地
我更加坚强起来；
让个人的渺小的悲欢
焚化为灰烬，
被吹送着，
永远消散了吧！

现在，
我分不清风的呼喊
和我自己的喘息；
从森林、山谷、河流的喧嚣里，
我听见了自己血液的流荡。
我想象着我是贝多芬，
我在从我的《第五交响乐》里
倾听着那炽热的旋律。
我热爱你呀，
晋察冀的风暴！
因为我热爱我心灵的音乐。

你，风暴，
也许有休息的时候，
让红喇叭花
在山坡上静静地开着，
让晋察冀的人民
在战斗的火线旁边
享受一串安静的日子；
但我的血管里
将永远响动着你的节拍，
当敌人来犯的时候，
它让我去顽强地战斗！

1942年5月于晋察冀边区



夜 行

——“边缘区”工作小记

他：

你看，黑的夜云
正从那些巉岩上
往下滚；
你看，那每块卵石、每张叶子
不是象暗杀者的
恶毒的眼睛吗？

（这太行山脉的
最冷僻的小道啊，
没有村庄、没有灯火，
悲号的风声里夹着狼鸣……
惊悸扣打着
我的同伴的牙齿，
因为爱歌唱的布谷鸟
也压低了喘息……）

我：

同志啊，不要怕！
有我陪着你，
有“勃郎宁”给我们作伴，
虽然在前面还要穿过
那深邃的长林
和苇子地——在那里，
我们的一位女同志
曾被残余的敌对分子所杀害，
虽然……
但是不要怕啊，我的同志！

他：

但愿啊，
那样的事不会发生！

我：

然而也有可能……
走啊！
眼前只是短暂的黑夜，
而我的心里
有永恒的火光，
它照亮着未来的

从我们辛勤者手里
结下的果子。
你啊，同志！
难道那染红了苇子地的
女同志的血
只能使你颤抖吗？

他：
不……

我：
那就好了！
把胸脯挺起来，
把“勃朗宁”的子弹顶上膛，
以那个勇敢的女同志的愤怒
来喂壮你的胆子；
而况有无数的兄弟姐妹，
在人民自己的土地上
闪亮着警惕的眼睛。
走吧，走……
纵然前面隐伏着凶手，
我们必须
顽强地突过去！
只要能把革命的种子

播到那片苦难的土地上，
只要人民的幸福
象花朵
在我们洒下的鲜血上
开放……

1942年6月于晋察冀边区



泪

这是四十年前，我在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因工作调动，和我的入党介绍人崔巍同志分手时，所写的一首粗率的小诗。现保持诗稿的原貌，让他的在天之灵，仍能听到我当时真实的心声。——1982年2月7日补记

淋着雨水，
我和他在河滩上告别，
久久地握住手；
我忍痛地沉默着，
忆起那些在战火纷飞中
一同前进的日子……

到了泪的堤坝
不可能再不决口的时候，
我们各自掉转头
断然地走开了。